

天亮前
寻找一只猫



林菁华译

〔目〕 丹下 健太 著
たんげ けんた



上海译文出版社

天亮前
寻找一只猫

林青华译
〔日〕丹下健太著
たんげ けんた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亮前寻找一只猫/(日)丹下健太著;林青华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4

ISBN 978-7-5327-6887-5

I. ①天… II. ①丹… ②林…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03187号



AOIRO-SANKA" by Kenta Tange

Copyright © 2007 Kenta Tange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awade Shobo Shinsha, Publishers, Tokyo.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Kawade Shobo Shinsha, Publishers, Tokyo in care of Tuttle-Mori Agency, Tokyo

图字:09-2011-537号

天亮前寻找一只猫
青色讚歌

[日] 丹下健太 著
林青华 译

出版统筹 赵武平
责任编辑 刘玮
装帧设计 尚燕平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

网址: www.yiwen.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o

山东鸿杰印务集团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3 插页 4 字数 37,000

2015年4月第1版 2015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7-6887-5/I·4171

定价: 28.00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533-8510898

高桥试着嘴里衔着一一次性筷子说话。他先是练习“啊——”“呜——”的发音，往下是“我姓高桥”，接下来是一番长篇大论：对不起，请多多关照。是的，没错，我单身。对，现在是自由职业者。时薪八百三十日元。嗯？便宜吗？是啊，就是这个样子啦。这一带学生多，打工的会供过于求吧，平均时薪便宜。不过，都是学生兼职的话，到了考试期间都要请假，反而自由职业者意外受重视。对、对，哈哈。是这样的。嗯？对。对。对。是呀。鄙人之所以希望进贵公司，就是这样的，首先是贵公司立足于本区。我大学时期在这一带度过，很喜欢这个区。所以说嘛。大学再加上毕业后的五年，一共九年，都在这一带活动。于是我就想，要进一家重视这个区、有发展前途的公司。我在求职过程中，了解了许多公司，从中知道贵公司早早就获得了ISO14000以

及 ISO14001 认证，近年又取得了 ISO9000 系列认证^①。在社会活动方面，贵公司赞助了以美化社区为目的的团体，公司本身也举办了“美好社区就在今天”生态宣传活动。其实，我曾以兼职打工方式参加了这个宣传项目的活动。许多本地企业响应了贵公司的呼吁，以多种形式宣传自己。例如设立体验柜台，展示自己的生态保护活动，或者保护街道原貌——我真是大开眼界，很开心。这样我就有了机会接触推广部和策划部的人，好像是桥本先生和中岛先生吧。因为我对贵公司感兴趣，就咨询了各方面的情况，承蒙二位热情解答，介绍了不唯利润至上、要通过多种社会活动搞活本地、建设更美好社区的理念；鄙人虽然微不足道，也很期待能在这样的公司，在这些先生的指引下，为这种理念贡献力量。对。

嗯？谢谢。对，是的。对。说鄙人吗？是、正是。如履历书所写，鄙人大学时期……是的。对，鄙人是法律系毕业。对，鄙人专业是宪法。要说为何选宪法为专业……确实。我想通过了解作为国家根基的宪法，也许能明白这个国家的形式吧……嗯，可能说得不太清楚，应该就是这么回事吧。对。要说鄙人为什么是自由职业者，鄙人呢，想通过四

^① ISO14000、ISO14001、ISO9000 均为国际标准化组织推出的管理体系国际标准。

年学习法律……就是……那个了。嗯，是的。抱歉，有点紧张。啊，放轻松点？——好的。像平时那样？——好的。明白了。那么，嗯……咱在那四年里——其实是五年……嗯？太琐碎吗？噢，不好意思。那个，对，好的，就取“鄙人”和“咱”的中间说法：用“我”吧。我呢，在大学学习法律时，感觉不大对劲，这些东西谈不上是正义、真实，更谈不上构成了国家形式，不单纯就是语言游戏吗？罗列一堆片假名写的词汇，这些词汇现在不使用，一般人也不使用，反倒把咱们——不，把我们从正义呀真实呀国家形式呀推得更远吧？于是，我就以 Fender 电吉他取代了六法全书。不，当然是日本货。与其读旧判例，我更醉心于八拍子的历史。也不读晚上的专科，四处去即兴表演。咱呢——不，鄙人呢——不，我呢，也想过，这里头有法律所没有的东西吧？于是没有就业，有一段时间一边兼职一边继续音乐活动。对。那么，要说为什么这回要参加贵公司的员工招募，不继续自由身的音乐活动呢……这个……这个嘛……对、对。您是问，是不是出于父母的压力，对吧？对、对。想起来了：有一个叫 RATM 的摇滚乐队，就因为它解散了，最终。啊啊，您不大明白？不好意思，太紧张了。我很喜欢这个 RATM 乐队，因为感觉这些人该有些法学里没有的东西——不，他们肯定有。可是，他们散伙了。而且，剩下的人组了没声乐的新乐

队——您想它是什么？是音响主宰啊！音响主宰。这太过分了。他们降格为奴隶了，而且是有意识的、故意的。我那以后又搞了一段时间音乐，但最终不行。怎么看这事儿？嗯？——是吗，您不大明白吗。不好意思，好像绕得挺远的，一紧张就不知怎么说好了，非常抱歉。嗯？不录用？我是哪方面不足呢？因为我选宪法为专业的理由，是只为那教授好对付吗？或者，让您看穿了，我其实对西洋乐不甚了了，没那么喜欢，也没那么在乎 RATM；比起摇滚乐，实际上更喜欢日本民谣？啊，都没说对？那就是那个——贵公司企划部的中岛，找他说了，他完全不予考虑，您对此挺生气、无奈，对不？——这也不对。那，是什么原因呢？嗯嗯。哦——是吗。头发乱糟糟、没有理好的话，说明心理上没有准备好成为一个社会人……是这样啊。因为没钱，是自己剪的。是啊。您这样一指点，是这么回事。明白了……明白了……我知道啦。高桥呸一声吐掉衔在嘴里的一次性筷子，沉入乳白色的浴缸里。浴室的浴缸、天花板、墙壁全都是米黄色，只有地板是浅褐色，高桥的身体消失在热气腾腾的白色里面——一浴缸子热水里，放了今天阿惠买来的乳白色入浴剂。脑袋是浸入水中了，脚却只能支楞在外面。高桥总是不满意这一点，但还是喜欢这个瞬间。泡在热热的水里，在浴缸里足足耗它一个小时，或读书，或抽烟，或喝啤酒，或听

收音机，或啥事不干，到快起来时，把脑袋全浸到热水里。原本很热的水当然已渐渐降温，接近体温的程度，而身子也泡了一个小时，烫烫的，脑子也变得蒙蒙的，分不清自己和热水的界限，感到一种自己变成了液体似的虚脱，仿佛自己体内有些东西溶解出来了，非常愉快。好多不需要的东西似乎都摆脱掉了。高桥自己在浴室里笑：现在练习明天公司面试的仪态，第一步，首先就去掉这些吧。

高桥洗好起来，穿一条裤头，边用毛巾擦头发边返回客厅。他一露面，阿惠就说：“我都听见了，吵死人。”她穿一条灰色裤子，配长及肘部的黑色T恤，蹲在沙发上，一边观察石头，一边说话。阿惠不知何故开始收集石头。有值得纪念的事情时，她就捡回附近的石头。据说这样一来，下次看见、触摸到那块石头时，当时的情景和感觉就会回来。收集石头之前，她出于同样的理由，喜欢拍照片，可自从收集石头之后，她就几乎不拍了。她说，照片的话，只能截取一个瞬间，一个部分，而石头让她回想出更具空间感和时间感的影像。高桥对阿惠的话有点想不通，但觉得这样子比起花费胶卷乱拍照经济得多。对这一点，他没作声。

高桥边擦头发，边看了她一会儿，见阿惠对石头先是观看，不时靠近或拉开距离，又抵在额头，自言自语（也许是对石头说话），最后闭目不语。沙发前面的桌子上，放着一张

素色的纸和阿惠喜欢的有白熊舔糖果图案的圆珠笔，纸上写了今天的日期。

“是明天面试的练习。”

高桥这么说了，但阿惠只应了句“哦”，可能还沉浸在石头的回忆之中。同居才半年，就这么冷淡。虽说冷淡，似乎对方也并非特别郁闷、厌烦自己的那种负面感觉，而是追求一种尽在不言中的气氛。印象中有那样的少女漫画。而阿惠喜欢那种感觉。她是重视氛围的女孩子。高桥不理解这一点，有点烦。不过，总之是自己喜欢人家嘛。忍耐，尤其是不热门的男人更得忍耐。这可是高桥从过去的经验中学到的恋爱法。话虽这么说，自己喜欢人家，希望说说开心的话，他在找讨阿惠欢心的话题。

“最近有点肚子啦！你看看，我都这样了。”

阿惠扫一眼这边，算对高桥的话作出了反应，但说了声“噢”，目光马上又转回到石头上，高桥又开始擦头发了。接着，阿惠像是想起了什么似的，又望向高桥这边，她的视线对焦的是高桥的右脚。

“那里——嘿！”

一瞬间，高桥以为这个“嘿”是表示厌烦咋舌的“嘿”，但看看阿惠凝视自己的右脚，便明白那是“血”。从右膝流下来几道细细的血迹。一回头，高桥走过来之处，染得点点是

红。右膝有一道约四厘米的口子，鲜血从那里不断流出。那血黏稠得很。

“流血了！”

“说得那么满不在乎，赶紧擦掉！”

阿惠说着，把手中石头放在桌面上，然后麻利地把放在沙发边上的纸巾盒拉过来，一下抽取好几张，开始擦拭地板——而不是右脚上的血迹。哟哟，不行。你看，擦不掉。阿惠嘴上唠叨不停，她折叠红了大半的纸巾，用还算干净的一面擦地板，又抽取了好多张白色纸巾后，这回对地毯又拍又打，最终纸巾团大得像个西瓜时，她嘀咕一句“唉——去不掉”，停止了动作，眼盯着地毯的污迹。忽然她又马上站起来，拿起斑斑红点的纸巾团去厨房，取了做抹布用的旧毛巾和洗涤剂回来，这回她弄出泡沫，重复擦拭着血迹。阿惠四肢着地摆弄着地毯，有点儿生气地问：“你怎么会弄成这样？”高桥盘腿坐着，边用纸巾擦拭膝头流出来的血，边看趴着的阿惠，边色色地想象。他急忙回答道：“噢，明天面试，所以我剪了头发。”

伤口附近血仍在流，虽然少了。液态的血轻易就能拭去，但流到脚下的血开始凝结，虽一擦就淡了，但洇开了，总去不掉。的确难去掉。高桥把红红的纸巾往桌上一丢，走去浴室。

刚才还白蒙蒙的空气已被排气扇抽走，浴室里视界清晰。往伤口下方浇浴缸里的热水，凝固的血迹轻易便去掉了。白色热水混杂红红的血，形成一条红色丝线，扭动着流入排水沟。这时，阿惠过来浴缸旁的洗脸台洗抹布。

“剪头发怎么会那样？”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啦。”

“你说没啥大不了的，可伤口不小哩。看着难受——你不疼吗？”

为清除伤口周围的血迹，高桥蹲下身，屈起的膝头，露出红红的、肉乎乎的伤口。

“不疼。比起刚才是有点疼，也没什么感觉啦。不过呢，你听我说一下嘛。刚才这肉乎乎的地方雪白，哦，不，有点儿粉酒吧。有点像买肉时带的肥油呢。就是那种感觉。我最初不明白发生了啥事，割伤了膝头，心想麻烦了，不好办；可是嘛，一点也不疼，而且当时没怎么出血，可眼前明明有一处看上去挺疼、挺难看的伤口啊。好奇怪的感觉。事情挺麻烦的，可我另一方面又很冷静地看着自己膝头，感觉好像不是自己的脚。真有点亢奋啦。”

高桥为明天面试而难得地剃掉了邋遢胡子，现在嘴巴干干的、红红的。

“是吗。我不大明白，但挺好嘛。”

阿惠涂了润唇膏，她亮晃晃、有立体感的嘴巴说道。

“可是，你剪发怎么割到腿呢？”

“就是说嘛，用平时那把刮胡刀削发，刮胡刀上粘满了头发，我想弄掉上面的头发，一甩刮胡刀，就割到了。割得还挺潇洒，不是‘嘎嘎’的感觉，是‘唰’一下。不，也不对吧……那时候呀，静悄悄。割到的瞬间，就像时光停滞了一样，寂静无声。看得见里头绽开肉乎乎的东西啦。——嗯？怎么会这样？那感觉。电影上的砍人，喷血、惊呼，那是骗人的啦。割得漂亮时，那可是无声无息。真的。令人兴奋哇！”

“刚才听你说过了。”阿惠说着，把抹布晾在洗脸台一头的小小晾晒架上，返回客厅。“说过了——嘛。”高桥小小的声音碰到浴室墙壁，无路可走，星散消失。高桥小心擦干洗好的脚，追随阿惠而来。地毯上的红点虽然不见了，但并非完全消失，而是变成了果汁污迹似的遗留下来。

“你别老干蠢事了，又没有保险证。——贴上创可贴，那模样看见了难受。”

阿惠收拾散落桌面上带血的纸巾，丢到垃圾桶。桌面上不知何时放了创可贴，高桥拿来贴在伤口上。创可贴的胶布比伤口略小，但伤口的血已经凝固，不流了，关键是不疼，所以高桥漫不经心地直接贴在伤口上。

“好温柔哟。这片创可贴让人感受到比大海深、比伤口深

的爱啦。虽然好想接受这份情，把阿惠摁倒，但今天办不到吧。你瞧，膝盖不能着地，说是不疼，触碰它还是疼哩。好遗憾！”

高桥做个会心的笑脸，阿惠说声“对呀”，坐到沙发上，拿起桌面上的石头，开始打量起来。已经两个月没有性事了。而且近来一提及性的方面，就要吵架的样子，所以高桥迅速撤回寝室。他刚穿上扔在床上的针织裤头，就听见阿惠喊“哎”，他便边穿T恤边返回客厅。

“怎么啦？”

阿惠还是刚才的姿势，她瞥一眼返回的高桥，向高桥伸出一只手。这只手里头，握着一块直径（其实也不知该从哪儿算到哪儿）约三厘米、到处棱角、灰色带黑点的石头。

“这个。”

“这个？”

“你看呀。”

“看了。”

阿惠心急气躁地从沙发站起来。她把手上的石头递给高桥。

“再仔细看看。”

捡回来还没洗吧，石头表面带着细沙，不光滑。说它棱角多，那些角也各不一样，起伏丰富复杂：有削过似的尖角，

有圆圆的角，或者看似是角，其实是附着了其他东西，而变成了角。

“好石头。”

高桥言不由衷，连他也不清楚，石头是否有好坏。

“不是说那个。——这里沾了血。”

阿惠指出的一个角变成了黑红色。高桥原以为那是石头的纹路，没有察觉是血。恐怕是从高桥丢在桌面上的纸巾沾上的。

“你拿去洗洗。”

“为什么？”

“是你的血嘛。”

“也对。可我是伤号呀。”

“可你不疼嘛。那是个奇迹般的伤口嘛。”

“也没到说‘奇迹’的分上。”高桥用阿惠听不见的声音嘀咕着，拿起石头走去洗脸台。

血迹一洗就掉了，石头表面粘的沙子、污迹也一起洗掉了。用毛巾包起那块石头，擦干，再打开毛巾，洗掉了沙子和血迹的石头，并没有像宝石般闪亮，也没有像什么蛋似的诞生一只奇异生物，也就是平淡的石头而已。高桥返回客厅，把石头放在桌面上。刚才染了血的样子，蠢蠢欲动，令人产生不祥之感，不挺好吗？平平淡淡一块石头没意思。阿惠在

刚才那张纸上写东西，对高桥说声“谢啦”。阿惠写的是“捡石头日记”之类的东西，她写下捡到时的情况，和石头一起存放起来。高桥也曾说，那就只写日记也行吧，可人家说“那不一样”，置之不理。

“这石头带血更好吧？”

“为什么？”

“我不是在写日记类的东西吗？那么，‘泡澡时被刮胡刀弄伤’，也真算一则奇闻，而这块石头置身那个刺激场面，就让它带着血，记下‘沾上了阿渡洗澡受伤的血’，这一来，就是两个人的回忆——两人专有的记忆了吧？我觉得，把它作为两人含蓄的爱情结晶留下来，挺好的吧……”

高桥又浮现了会心的微笑，但阿惠没笑，只是灵巧地骨碌骨碌转动指间的钢笔，她视线移动的次序，依着纸张、电视机，到空中，再到高桥的膝盖，然后是电视机、石头。她嘴里“嗯”一声，在想着事情。

“说起来是不好听。可是，也确实吧……确实是吧。沾了血也是今天发生的嘛。留下带血的石头，也会有的吧。”阿惠像是自言自语。

“对吧，可惜了。”

在高桥说完以前，阿惠拿起石头从沙发站起来，在地板上坐着的高桥旁边蹲下，拉起他右边裤脚。“你干什么？”高桥

稍微抗拒了一下，但阿惠一句“还有血吧”让他愣住了，便由得她了。阿惠撕开高桥的创可贴，把石头按在那个地方。随着痛楚，干了的伤口又开始渗血了。阿惠让石头蹭上血，笑着说“谢谢”，返回沙发上，拿起钢笔又在纸上写起来。

“明天面试吧？早点睡为好。我明天是夜班，你先睡好了。”

高桥看了一会儿又开始冒出来的血和阿惠，发现时针已经过了一点，就重新贴好创可贴，上床去了。

高桥逆着水流的方向，走在沿江路上。有大学生坐在江边长凳上练习吹小号，隔着耳机听得见漏气的号音。因为昨天的伤口与裤子摩擦会疼，他右脚不使劲，慢慢蹬自行车。他想，那号音跟听的曲子没关系，不知为何感觉挺好的。因为蹬了三十分钟了，出了点汗，他松开领带，让风吹进来。满眼是不知名的杂草，散步的长毛狗，度过了新生欢迎会及黄金周、稍微安顿下来的几组大学生情侣，和河水的颜色，作为一个整体，令人有初夏的感觉。

落选了吧，高桥心想。原想今天该用“我”的，岂料初试就有五位面试官，因此太紧张了吧；或者因为一开头其中一人就发言批评飞特族^①，于是就畏缩了吧，最终说成了

^① Freeter，即自由职业者。

“鄙人”。话一出口，这个总觉别扭的“鄙人”，渐渐就“鄙人呢……鄙人呢……鄙人呢……”起来，干扰了自己，这样一来，感觉也好，对话也好，都乱七八糟了，连前一天练习过的也忘了，最终一位面试评审说“你也不小了，该当真考虑一下找工作的事”，这其实是“我们公司不会录用你”——完全不予考虑的意思。高桥再扯松一点领带，忍痛蹬得快一点。

回到家，阿惠已经出门，桌上有一张字条：“忘了今天中午也有兼职。晚上也要打工，所以不要煮我的晚饭啦。有空的话，找一下猫。”高桥到寝室换成针织裤子和T恤，脱下的西服在房间一角的衣服架上挂好。衣服架旁边的钢架子上摆着一溜石头。以前这里摆的是高桥的CD和书，自从阿惠收集石头之后，就成了石头陈列架。阿惠每次捡回石头，高桥的书和CD便顺次被移到下一层。现在，五层的架子已有四层被石头占据，高桥那四层里的东西，不得不堆到最下一层；放不下的东西，就无所谓地堆放在架子旁的地板上。高桥从排最后的、昨天沾了血的石头下，抽出便笺纸。

X月Y日

今天，在美味蛋糕店“果果”前的树下拾得此石，
是上班前和客户去的。店里的柚子夹心蛋卷放了草莓和